

墙角垂下乌菖莓

□ 顾仁洋

在今年小雪节气到来之前,我一直按照乡下的叫法,称五叶藤为“母猪藤”。这种草本植物太泼皮也太能生长了,尤其是夏秋季节,生长的态势简直就是随风催生、如火燎原。工作闲暇时间,我常蹲在办公室窗外草坪上,或者后门的红叶石楠绿化带边,不知疲倦地清除五叶藤。不过,这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五叶藤总是前拔后起,滋生不绝。看似清除得干干净净,隔了几天,或者一场雨后,一枝枝藤蔓又从草坪丛中钻了出来,四下蔓延开去。而绿化带上更是缠绕绕绕覆盖着五叶藤,它们本是从灌木丛下面冒出来的,却大有把绿化带变成它们疆域的欲望。我一直不喜欢五叶藤,在我眼里,这种恣意疯长的杂草太讨厌了。

忽然,我想喊五叶藤另一个美丽而好听的名字——乌菖莓。转变只在一瞬间。小雪节气这天,早上到班,抓起扫把,掀起窗帘,准备打扫一下办公室。低头掀开窗帘的那一瞬,忽然感觉眼前一闪动,吓我一个激灵和起趣。抬头猛一看,眼前一片生机勃勃、绿意盎然。脑海里瞬间想起“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,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的诗句,啥时候开始,一株绿植长在了我的东北墙角?仔细看,原来是一株五叶藤打碎墨绿瓶般倾泻下来!敬意油然而生:它是如何来到这里落户生根的,草籽是鸟儿衔来还是被风儿吹来的?又没有人悉心浇灌,它是如何经受幕墙玻璃边炙热阳光的,是今年超长夏日期间开始生长的吗?它究竟生长了多久,直到今天被我发现,夹缝生存,它是如何做到悠然如瀑、毫不张扬地悬挂在我的窗内,直到今天被我意外发现?一时,我彻底被这顽强的生命折服和震撼!太伟大了,这不再是一株普通的五叶藤,更不能因为它的顽强泼皮,亵渎它是母猪藤,应该在心里重新由衷地赞叹一下:乌菖莓,好样的!

常常羡慕同事:一棵绿萝,一株文竹,也能长得枝蔓开来,可以把办公室里绿绕成绿意葱茏的生态空间。而我,办公室里的绿植总是换了一茬又一茬。真是有心栽植绿常枯萎,现在忽有藤蔓闯眼前。想不到,办公室里竟然魔术般自然天成地长出一株绿植,静静地倒挂在墙角窗帘背后。自上而下,绿色由深渐淡,五片成一叶,叶片由大而小,整株足有一米多长,已经占了半个平方的空间。我细心地束好窗帘,把过去一直深藏在窗帘后面的乌菖莓,落落大方地显露出来。这样,每个进入办公室的人,第一眼都可以看到这株养眼的乌菖莓了。

一直嫌弃地称它母猪藤,觉得它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杂草,曾经多少次想方设法去清除它。直到今天,因为魔术般在办公室窗帘后变出一株如瀑的绿植,才觉得茎叶如白菖,果实如黑莓的五叶藤,真的配得上“乌菖莓”这么好听的名字。不仅可以成为眼前的风景,百度之后才知道,乌菖莓还很很简单,它的全株皆可入药呢。

不知道,这株在幕墙夹缝里生存下来的乌菖莓,会不会陪我一起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?但是,有它,我的心里早已迎来了绿意盎然的春天。

意蕴冬日

□ 邹凤岭

的臂枝相迎。风吹树枝,发出“呜呜”的鸣声,一会儿低沉,一会儿高亢,奏出了冬日美妙的乐章。

斜阳洒下霞光,绘就绚烂的色彩。枫叶尚未褪尽那一抹嫣红,夕照下暖意依然。寒中见“君子”,粗犷豪放,婉约细腻。迎寒而开的菊,屹立寒霜的松,傲雪吐蕊的梅,抖擞着精神。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物尽其美,如是刚刚开头的诗,尚未着色的画,冬日里奋力迸发,尽善尽美。

冬日豁达,简洁而明快。“败叶填溪水已冰,夕梦犹照短长亭。”(清·纳兰性德)冬日的景物,单纯中见美丽。匠心独运冰作画,自然神功生奇景。晨起立窗前,玻璃窗上的冰花,像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美图。或山水,或云彩,或鱼虫,惟妙惟肖,激发人们无边际的想象。环绕村庄的小河,结下了透明、碧青的冰层,能见冰下鱼儿在游动。嬉戏在冰面,孩童身轻如燕。玩累了,捡起碎瓦片,使劲地抛向,沿着冰面滑向了远方。

冬雪纷飞,晶莹洁白,玲珑剔透,那是大自然馈赠的精灵。“袅袅孤生竹,独立山中雪。苍翠撼动风,婵娟带寒月。”(唐·皎然)飘扬的雪,柔情地下。雪落在了青竹上,如是白色盛开的花。一根根被积雪压弯的竹,像是背负着未来与希望的志士弓步前行,蕴

藏着强大的力量。大雪没有把竹压垮,竹子依然那样整齐、肃穆和庄严。竹从冰雪中走来,洗净尘埃而清新。融去冰雪的竹,却是那样的崭新与饱满。银装素裹的冬,彰显大自然的伟力。

冬日睿智,孕育新生命。冬日里,还有生命在守候,满是春日的期待。池塘水面上,枯了的荷茎,黄了的荷叶,东倒西歪,有些凄凉,落寞。“露冷芳意尽,稀疏空碧荷。残午随暮雨,枯蕊堕寒波。楚客罢奇服,吴姬停耀歌。涉江无奇,幽恨竟如何?”唐代诗人李群玉的《晚莲》,叶老枝残,芯枯香续,无限情思,何以传递?冬日里,多了一些单调,少了几分色彩;多了几分冷静,少了几分狂热;多了几分理智,少了几分浮躁。看那残荷弯曲的、昂首的、垂拱的枯枝下,深藏着洁白的莲藕,孕生着新芽,期待叶绿花红,还有蜻蜓立荷尖。

冬是生命的终点,也是生命的起点。在这里,见证生命的辉煌、黯淡与新生。生命的落幕固然令人惋惜,但谁又能与岁月抗衡?那些生命收敛锋芒,是独对寂寞的坚守与淡然。冬日里,自有生命在启程。迎春花藏在积雪中,沐浴冬阳,含苞欲放。冬里的生命,看似收敛,却在萌生。“枯树前头万木春。”意蕴冬日,流动着渐近的春潮。



西乡白鹭

林黛摄

修鞋匠徐姐

□ 王开顺

拿到修好的鞋子,徐姐从不食言。顾客问要多少钱?徐姐总是回答“随便给”,当人家给五元十元纸币时,她又会说:“给多啦”,然后又找回人家数个硬币。

徐姐在此小区域关系极好,修鞋技术堪称一流,方圆几个站台外的老市民都知道。他们有时会乘公车上几双要修补的鞋子,前来钉个鞋掌粘个胶补块什么的。每当这个时候,徐姐就会放下手中的活,把乘车送来的鞋子先修好。收款都是与近处远处一样对待,童叟无欺。远处顾客会说,“比我们那个小区便宜多了,乘公交来都是划算的。”徐姐听了很高兴,让他们“好再来”。

徐姐的摊位旁总会摆放两条老旧的长木凳,这是留给老人下午来聚会聊天时坐的,老人们也会隔三岔五拎两双儿女的鞋子给徐姐修补。老人休息一会儿,再聊一会儿天,鞋子便修好了。徐姐耳朵里听到东家长李家短的新闻故事能长满老茧。徐姐一笑置之。再后来老旧小区改造拆迁,老小区的居民各奔东西,老顾客不见啦,新生代修鞋的少,有的鞋穿不旧就换,谁还去修呀?

徐姐的老家老村早已被征用了,徐姐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,住在城里的社区里。一次偶遇徐姐,发现她已改行,穿件环卫服成了街道上的保洁员。

西乡人心中的土地

□ 胥雅月

一粒粒粮食、瓜果、蔬菜的种子像通人性感知西乡人的用心良苦,它们在西乡人的期盼中奋力膨胀、发芽、破土、生长,稻秧、瓜秧、豆秧从盐碱地之上的温床中伸起了懒腰,抖擞起茁壮成长的精气神……千百年,西乡人与种子早已养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。

春水暖鸭先知,和煦的春风伴着西乡的土地上泥草塘腥的气味,到处弥漫。听觉灵敏的西乡农人,敞衣开怀,扛着钉耙或大锹行走在田埂上,无需屏息,无需蹲身,便能听到庄稼地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响。那是无数种子共同发出的声响——种子们浩浩荡荡,以排山倒海之势,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齐声歌唱——冲出黑暗,追寻太阳,向上,向上……

在庄稼生长的过程中,西乡人观天象,识气候,算节气,早出晚归精心守护在田间地头。嫩芽出土,弱不禁风,预测一场倒春寒将要来袭,塑料薄膜、糠草得提前覆盖;麦苗拔节,理墒、松土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……一样农活也少不得;麦子金黄,若连阴雨天,排水、搁田,太阳一出,开镰……双抢时节,人人累脱了一层皮,看着满粮

仓的麦子,再累,心也是甜的。

西乡人对待土地就像父母对待子女,一年四季有操不完的心,生怕庄稼长得不够好,风里来、雨里去,披星戴月为秧苗拔杂草、为棉花打老叶、抹芽芽、为南瓜冬瓜枕藤……西乡人所做的一切,庄稼像个孩子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,它们不善爱和感恩的言语表达,唯有用行动诠释内心的感恩,夜以继日汲取日月雨露之精华,让自己粗壮再粗壮,能够抵御七、八月台风暴雨时不时地侵袭,依然坚挺在土地之上,待到秋收时,向西乡人呈现饱满含着低垂稻穗、洁白如雪的棉花……尔后聆听起西乡人挑起满筐斗、箩筐、蛇皮口袋的丰收果实踏上回家路时哼唱“唉哟唉哟……”欢快的农谣,此起彼伏的“唉哟唉哟……”担担号子是西乡人对庄稼的赞歌,也是对自己辛勤劳作的激励。

五谷杂粮瓜果蔬菜是西乡人延续生命、繁衍不息之根本。它们循环成长丰收,得益于西乡人虔诚土地,勤耕劳作;人与土地,唯有彼此成全、彼此虔诚,彼此感恩,方可赢得生生不息的繁荣景象……

霜天银杏黄

□ 夏牧

站在阳台居高临下看楼前,是一排金黄色的银杏树,它们整齐划一于路牙边缘,十分亮眼。树冠是大包头的蘑菇状,树枝一律平展着,卓然绰约于高高低低的小区绿化中,有种醒目的特立感。

回转身向北窗楼外看去,是白墙红框绿框相间的幼儿园。幼儿园的西南角有一片不是太大,但很别致的绿化区,有高大的栎树,有蓬勃的香樟,而外侧是如鲲鹏展翅的银杏树。四五棵银杏树沿镂空围墙呈直角形布局,勾勒出银杏特立绿树之外的有序格局。组合式的深蓝的傣式小木屋掩隐树中,别具一格。每当我感觉用眼疲劳时,便看看这景观,立马神清气爽。

眼下已是初冬,漫过楼宇空隙的北风,像萧瑟竹笛微微地吹,吹得天地凉飕飕,草色脱去鲜亮,地上树叶微黄。银杏树,从一枝树梢的微黄开始,不动声色地悄然演变,最终黄亮爬上整枝,再爬满整树,耀眼出满眼的金黄色,让人想起“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。尽管这诗说是金黄的秋菊,但用来形容黄如油彩耀如金的银杏叶,再合适不过了,且是年年如此,从未改变黄的成色。

初冬的天象,除了偶尔微漫的薄雾,便是温煦的阳光。晴朗的日子,阳光总是如约而来。阳光穿过楼层空间,照耀在银杏树上,金黄的银杏叶子便呈现别样的光色。一如人的笑脸,阳光下的银杏叶透亮得让人眩目。楼窗亮玻反射的光芒也炫目,但与楼窗亮玻光芒刺眼不同,阳光照耀银杏树叶的眩目,不但不刺激人的视觉,相反地有种亲和和心悅的感觉。

我喜欢观察楼下的树,从春天到秋天的澎湃,再到眼下的五颜六色,它们仿佛是一种知性的人生。从种子破土开始,幼芽在春风里微微舒展嫩叶,然后栉风沐雨两三个春秋,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年模样,再经无数的春秋转换,长成伟岸的大树。有的树是常绿的,有的是落叶的,但常绿的其实是落叶的,只是不像银杏栎树等树木,落叶在秋天,而是在春夏新叶成势后脱落。常绿树叶也有褪色变红或变黄的过程,只是掩藏在新生的丰茂的绿叶中不被注目,且是悄然地掉落,常常被人们所忽略。香樟和桂花就是如此。

银杏树则有别于这些树种,黄得轰轰烈烈,一树金灿,没有一丝杂色。看银杏叶黄,仿佛看到年长的老人那一头白发,青春虽已流逝,但情丝明艳在夕阳的辉光中,仿佛有无言的私语。此时会想到父亲或母亲,越是发白盈亮越是有智语说与我们。夏天,我们回探母亲切西瓜时,母亲总是让我们送上几片给巷口纳凉的三两老人。母亲说留得三分人情在,人将七分还与你,这是母亲说了许多年的老话。说这话的母亲,并非因人家一定有还于自己,而是一种人生哲学,是说你人好,人会对你好,浅显但深刻。

观人观面,观树观相。银杏叶黄,不是一朝齐地黄,而是随风渐渐寒微微的黄。正如鲜亮的绿是从嫩黄开始的,银杏叶黄则反向从绿淡微黄而渐进,仿佛一种轮回的皈依。当深秋树木敛浆收身,停止生长后的日子里,杏叶便相应停止吸收养分,一日黄似一日,终至黄彻整个树冠。此时的黄不动声色,但却引人注目起来,于是仰望惊艳的,手机取景的,文者咏叹的等等,纷至沓来。若有几棵银杏在眼前,一个深秋和初冬的萧瑟之感,会被这金黄的亮色所涤荡。

如同落红不是无情物一样,银杏落黄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智慧。黄落地面的杏叶,有随风飘逸的,有就地打转的,但最终还是归于根下而安逸。一个漫长的冬天,雪雨销蚀其肌理,衍化为养分,还绿于回归的春叶。回望楼后幼儿园中银杏树,一对对喜鹊登枝黄叶间,恰恰和鸣。高枝上有它们越冬的窝巢,一树茂叶时什么也看不出,叶落方显露出来。树下是三三两两的孩子们,有的捡黄叶仰望树上,试掷好奇的花喜鹊,有的撒欢树干左右,相互躲闪捉迷藏。年幼的他们还不知道叶青叶黄的真谛,是植物生命轮回交替的自然现象,就像我们童年不懂陌上野草为什么青了黄,黄了青。但当知晓青黄交替是春秋时,已经意识到人生也正如如此了。

勤劳质朴的西乡人对土地的虔诚,有如藏民磕长头般的虔诚,怀着没有杂念的仁慈,五体投地,祈祷未来世界的美好,祝福世间所有生灵平安吉祥。西乡人从不辜负土地的馈赠,舍不得浪费一寸一厘的土地,田埂边、沟渠旁、无人问津坟莹荒凉地于便盛开着眨眼睛的蚕豆花、金黄的油菜花,生长着郁郁葱葱的南瓜冬瓜藤蔓。这些角角落落的土地,或许没有成片的庄稼地肥沃丰饶,但有了西乡人的精心照料,田埂、沟渠、坟莹地变得生动起来,跟庄稼地里长出大小麦、水稻、棉花、黄豆一起,产出蚕豆、豌豆、油菜籽、南瓜、冬瓜……

诗云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里下河平原西乡的土地曾经是滩涂盐碱地,不适合种植农作物。那时候的西乡,在大地还没回暖时,一条条泥船便忙碌开了,因为河里的淤泥和红花苕子草混合成的草塘,密封后发酵而成的肥料是去除土地碱气最好的克星,待到春暖花开,西乡人开塘担肥,一担担、一箩筐的草肥被挑向田地,为种子铺就健康孕育的温床,为庄稼地改良土质,为禾苗送来营养……